

终身教育视域下老年大学课程建设：内涵、问题与策略

王格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与科学学院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化，老年大学作为老年教育的重要载体，其课程建设对于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关键意义。本文基于终身教育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内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办学理念滞后、课程体系不完善及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更新教育理念、优化课程结构及提升社会影响力等策略，以推动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助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并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终身教育；老年大学；课程建设；老龄化；学习型社会

引言

在经济高速发展与医疗水平稳步提升的双重驱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明显加速，老年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和自我提升的需求日益凸显。处于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老年群体在终身教育领域的覆盖广度、需求强度、教育质量，以及他们对终身教育的满意程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当下，我国老年教育领域成果斐然，老年大学作为开展老年教育的核心载体，在促进老年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而构建老年大学教育体系，既是顺应终身学习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加速老年教育革新升级的必要之举，对于有效缓解老年大学供需失衡、资源不足等困境有重大意义^[2]。基于此，本研究立足终身教育的视角，分析当今老年大学教育体系面临的困境，从而提出对老年大学教育体系发展的针对性建议，为推动老年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一、终身教育理论的内涵及其与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关联

(一) 终身教育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终身教育理论由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于1965年正式提出，强调教育应贯穿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命历程，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3]。该理论认为，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还应包括正规、非正规及非正式教育等多种形式，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教育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促进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持续学习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终身教育理论不断丰富与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进一步强调了终身教育在推

动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中的战略地位^[4]。在此背景下，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最后阶段，其课程建设不仅关乎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环节。

(二) 终身教育理论与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内在联系

老年大学课程建设是终身教育理论在老年阶段的具体实践与深化。从内涵上看，终身教育强调教育的全面性与连续性，而老年大学课程则需围绕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兴趣特点与发展目标，设计涵盖文化素养、健康管理、社会参与等多维度的内容体系^[5]。从目标上看，终身教育旨在促进个体的持续成长与自我实现，而老年大学课程则致力于帮助老年人实现知识更新、能力提升与社会融入，二者在促进个体全面发展方面高度契合^[6-7]。在价值取向上，终身教育理论重塑了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哲学根基。在内容设计上，终身教育理论规定了老年大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性与多样性。保罗·朗格朗指出，终身教育在内容上应涵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要求老年大学的课程不能局限于狭窄的文艺休闲领域，而应构建一个与老年人完整生活世界相匹配的、多维立体的内容体系。在体系构建上，终身教育理论指引着老年大学课程结构的系统性与开放性。终身教育强调教育历程的“有机联系性”，反对知识的碎片化与学习阶段的割裂。这要求老年大学的课程建设必须进行系统性规划，构建层次清晰、衔接有序的课程体系。

此外，终身教育理论的普及为老年大学课程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社会动力，而老年大学课程的创新与实践也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实证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老年教育体系的优化与发展。

二、终身教育理论视域下老年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课程理念滞后，未能充分体现终身教育内涵

在终身教育理论视域下审视当前老年大学的课程建设，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其课程理念的滞后性，未能真正将终身教育的核心内涵与价值追求转化为课程实践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一是课程价值取向偏离，存在“知识本位”与“娱乐化”的倾向。部分老年大学的课程建设未能彻底摆脱传统学历教育“知识灌输”范式的影响，在教学中过于注重既定学科知识的单向传授与技能的标准模仿，忽视了老年学习者作为生命主体在能力提升、兴趣激发与个性发展方面的深层需求^[8]。还有部分办学机构为迎合市场，将课程简单等同于“休闲娱乐”，片面开设大量浅表化的文体活动课程，未能有效承担起终身教育所赋予的“开发潜能、完善人格、提升生命质量”的崇高使命。这两种取向都割裂了终身教育所强调的教育与个人完整生命历程的有机统一。二是课程设计缺乏系统性，同质化严重而针对性不足。现实中许多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呈现“碎片化”状态，缺乏基于老年人群体内部巨大差异性的科学规划与系统分层。课程设计者往往将“老年人”视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未能依据学员不同的年龄阶段、文化背景、职业经历、学习动机等进行精准的需求调研与课程开发^[9]。

(二) 课程体系不完善，内容与形式单一

当前老年大学课程多以文化艺术、休闲娱乐类为主，如舞蹈、音乐、书法等，而在健康养生、心理健康、信息技术、法律知识等实用领域的课程开发相对滞后^[10]。此外，课程层次缺乏梯度性，未能形成从基础到提高、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体体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与深层次的学习需求。这种单一路径在面对庞大的求学群体时，其固有的局限性被急剧放大：教学场地不足成为一个硬性约束，直接导致“一座难求”的局面，将大量有意向的老年人拒之门外^[10]。同时，对师资的过度依赖也限制了课程的扩展，优秀的兼职教师时间与精力有限，其不稳定性影响了教学计划的长期性与系统性^[11]。这种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未能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也未能通过与社区、文化场馆、高校等社会资源合作来拓展“移动课堂”与“校外基地”，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课程的服务覆盖面与供给弹性。

(三) 社会认知度低，课程影响力有限

社会对老年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公众仍

将老年大学视为“休闲娱乐场所”，而非终身学习的重要平台。这种认知偏差导致老年大学在政策支持、社会资源整合及宣传推广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影响了其课程建设的社会认同与参与度。首先，受传统“准备论”教育观和“衰退论”老年观的双重影响，社会公众乃至部分政策制定者对老年教育的价值认知存在显著偏差^[11]，将学习视为与老年人无关甚至相悖的活动。这种观念将老年教育窄化为可有可无的“休闲娱乐”或“打发时间”的消遣，而非将其视为老年人保持社会连接、实现持续发展、应对晚年挑战的刚性需求与基本权利。其次，多数老年大学的运营模式相对封闭，缺乏主动塑造公共形象、传播课程价值的战略意识与专业能力。其宣传手段往往局限于内部通讯或特定老年群体，未能有效利用全媒体矩阵进行系统性、常态化的品牌塑造与成果展示^[10]。

三、终身教育理论视域下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优化策略

(一) 更新课程理念，深化终身教育导向

老年大学应加强对管理人员与教师的终身教育理论培训，将终身教育理念全面融入课程目标、内容设计与教学评价中。坚持以学员为中心，尊重老年人的个性差异与学习偏好，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激发其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破解当前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困境，首要任务在于从根本上更新其课程理念，以终身教育理论的核心要义为指引，实现从“知识传授”到“生命赋能”的范式转向。首先，应实施系统性的理念嵌入，强化教育主体的理论自觉。为此，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终身教育理论研修机制，通过组织专题工作坊、专家讲座、教学反思会等形式，引导他们深刻领悟终身教育“贯穿一生、面向全员、促进全面发展”的深层内涵。其次，须践行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原则，实现从“教育者”到“赋能者”的角色转变。老年大学课程必须彻底摒弃整齐划一的灌输模式，真正尊重并回应老年学员多样的生活阅历、认知风格与学习需求。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从知识的权威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协作者。

(二) 完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与形式

构建一个科学、多元、开放的课程体系，是老年大学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核心载体。针对当前课程内容单一、资源匮乏与路径狭窄的问题，需从系统内部的结构优化与外部资源的协同整合两方面共同发力，以实现课程供给从“有”到“优”的质变。首先，构建模块化与层次化的课程结构，实现课程体系的系统

性与可选择性。为解决课程“碎片化”与同质化问题,应打破现有课程罗列的状态,转向“模块化”与“层次化”的系统设计。其次,拓展资源供给渠道,构建多元协同的课程资源保障体系。一方面,应联合师范院校与专家资源,建立系统性的师资培训与认证体系,内容须涵盖老年心理学、成人教学法及特定学科知识。另一方面,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岗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与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兼职、师资流动性大的现状,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推动资源的跨界整合与共享,积极构建“老年大学+”共同体,将课程从校园延伸到社会大课堂,丰富教学形式与内容。

(三) 强化宣传推广,提升课程社会影响力

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内部的理念更新与体系完善,更亟需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社会环境。针对当前社会认知度低、影响力有限的问题,必须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战略性传播与价值共创,重塑老年大学的社会形象,使其从边缘化的“休闲场所”转变为学习型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活力节点。首先,实施品牌化传播战略,系统呈现课程的深层价值与社会效益。除传统媒体外,更需精准运营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以老年人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直播公开课、线上成果展等形式,生动直观地向公众传递老年大学在促进个体发展、激活老年人力资本、维系代际和谐等方面的正外部性,从而将公众认知从“可有可无的消遣”扭转为“惠及全民的民生工程”。其次,构建“学以致服”的实践机制,将课程学习转化为可见的社会资本。例如主动设计并搭建“学以致服”的实践平台,将课程学习与社会服务有机衔接。进而打破封闭的办学围墙,使老年大学从单纯的教育供给方,升级为连接老年群体与社会发展的枢纽平台,最终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赢得广泛的认可与支持。

四、结论

终身教育理论为老年大学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指导与实践方向。面对当前老年大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理念滞后、体系不完善、资源不足及社会认知度低等问题,需从更新课程理念、优化课程结构、加大资源投入及强化社会宣传等方面系统推进。通过多措并举,推动老年大学课程建设的规范化、专业化与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促进其个人发展与社会参与,也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张鹤.终身学习视角下老年大学教育体系构建路径[J].两岸终身教育,2023,26(4):7-13.
- [2] 张吉先,吴思孝.终身教育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时代特征与实践进路[J].职教论坛,2024,40(12):82-88.
- [3] 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M].滕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6.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 [5] 胡晓乐,厚武.终身教育理念背景下老年大学标准化建设的机制研究[J].中国标准化,2023(10):175-177.
- [6] 厉以贤.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J].中国远程教育,2005(16):73.
- [7] 厉以贤.社区教育·终身教育·学习社会[J].中国成人教育,2001(11):5-7.
- [8] 张晓燕.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大学发展问题研究[J].青春岁月,2019(9):128-129.
- [9] 吴颖峰.老年大学发展建设问题研究[J].山西青年,2013(14):132.
- [10] 陈小玲,田柳.老年大学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攀枝花市老年大学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1):118-119.
- [11] 柳华盛.终身教育视域下城区老年教育师资现状分析与建设对策——以宁波社区大学老年教育中心为例[J].当代继续教育,2014,32(5):25-29